

看懂道家

吕冬倪

著





第三單元 「莊子」著書《莊子》

據傳「莊子」曾經隱居「南華山（今『湖南省』湘西『鳳凰古城』南面）」，死後葬在那裡。所以，公元七四二年，「唐玄宗」天寶初年，詔封「莊子」為「南華真人」，稱其著書《莊子》為《南華真經》，在《四庫全書》之中，歸類為「子部道家類」。

根據司馬遷《史記·漢書·藝文志》所記載，《莊子》一書有十餘萬言，由「漢」至「晉」之間，都為五十二篇。而今所見「郭象注」的《莊子》僅存三十三篇。

《莊子》一書，是由「戰國時代中晚期」逐步流傳，至「西漢」大致成形。可是，當時流傳的版本，今已失傳。目前所傳《莊子》三十三篇，是經過「郭象」整理的版本，與「漢代」的版本有所不同。

歷代《莊子》的注本，以「郭象注」、「成玄英疏解」最為重要。「郭象」是「西晉」時期的「哲學家」和「玄學家」，「郭象」曾經註釋《莊子》一書，他把《莊子》的「比喻」和「隱喻」，變成「推理」和「論證」。

《莊子》一書分為三個部分：

- (1) 「內篇」七篇，為「莊子」自著，大體上可以代表「莊子的核心思想」；
- (2) 「外篇」十五篇；



(3)「雜篇」十一篇。

「外篇」和「雜篇」不是「莊子」所作，應該是「莊子」的「弟子」及「後學」所著，但是大致上不遠離「莊子」的主旨。「外篇」和「雜篇」的發展，是縱橫百餘年，參雜「黃老」和「莊子」的思想，所形成的複雜體系。

《莊子》一書，內容豐富，包羅萬象，博大精深，反映了「莊子」的哲學，對藝術、美學、宇宙生成論、異端思想、人與自然的關係、生命價值、人生觀與政治觀等等，都有詳盡的論述，後人把《莊子》與《老子》、《周易》合稱為「三玄」。

《莊子》全書以「寓言」、「重言（爲人所重視的言論）」和「卮言（卮，無頭無尾、支離破碎的言辭）」爲主要表現形式，繼承「老子學說」而倡導「相對主義」，蔑視「禮法權貴」而倡言「逍遙自由」，「內篇」的《齊物論》、《逍遙遊》和《大宗師》集中反映了此種哲學思想。

《莊子》一書的風格特色，想像奇幻，構思巧妙，思想多彩，文筆恣肆，瑰麗詭譎，汪洋恣肆，變化莫測，幽默諷刺，浪漫主義色彩濃厚，採用大量的「神話傳說」與「寓言故事」來表達主題，引証「歷史故事」與「古人的話」。修辭方面，善用「譬喻」和「擬人法」，詞彙豐富，文辭變化多端。

《莊子》是一部追求「精神」絕對自由的書，是一部「處世哲學」，難怪在人心險惡，亂事四起的不安時局中，它是最能撫慰人心，最被人所接受的思想。

「莊子」著述的《莊子》，詳細的篇目如下：

(1)內篇：有「逍遙遊」、「齊物論」、「養生主」、「人間世」、「德充符」、「大宗師」、

「應帝王」等七篇。

(2) 外篇：有「駢拇」、「馬蹄」、「胠篋」、「在宥」、「天地」、「天道」、「天運」、「刻意」、「繕性」、「秋水」、「至樂」、「達生」、「山木」、「田子方」、「知北遊」等十五篇。

(3) 雜篇：有「庚桑楚」、「徐無鬼」、「則陽」、「外物」（身外之物。多指利欲功名之類。）、「寓言」、「讓王」、「盜跖」、「說劍」、「漁父」、「列禦寇」、「天下」等十一篇。

下面，對《莊子》整部書的內容，全部用「白話文」加以介紹，讓「讀者們」以最短的時間，了解「莊子學說」的旨意。當中有些故事，變成今日的「成語」，我會順便註明與解說。

（一）《內篇·逍遙遊第一》：

《逍遙遊》是「莊子哲學思想」的總綱，展現「莊子思想」的境界與理想，揭示了人若消除「功名、利祿」等束縛，便可以達到一種「無待」的真正自由的境界。所謂「無待」，就是「無所依賴」或「無所期待」，是指人的「思想、行為」不受任何條件的限制。「逍遙」意思是「優游自得的樣子」，「逍遙遊」就是沒有任何束縛地、自由自在地活動。

《逍遙遊》全文可分為三個部分，簡述如下：

第一部分，是本篇的主體，「莊子」舉出許多不能「逍遙」的「對比例子」來說明，要想真正達到「自由自在」的境界，必須做到「無己（達到忘掉自己的境界）」、「無功（不建樹功業）」和



「無名（不追求名譽地位）」。

「北方的大海」裡有一條「魚」，它的名字叫做「鯤（ㄅㄨㄣˊㄉㄨㄣˊ）」。「鯤」的體積，真不知道大到幾千里；變化成爲「鳥」，它的名字就叫「鵬」。「鵬」的脊背，真不知道長到幾千里；當它奮起而飛的時候，那展開的「雙翅」，就像天邊的雲。這隻「鵬鳥」，隨著海上洶湧的「波濤」，遷徙到「南方的大海」，「南方的大海」是個天然的「大池」。

■成語：「鵬程萬里」

◆出處：《莊子·逍遙遊》

◆原文：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。

◆解釋：相傳「大鵬鳥」能飛萬里路程，這個成語比喻「前程遠大」。

《齊諧》是古代記載怪異事件的書，《齊諧》中記載：「『鵬鳥』遷徙到『南方的大海』，翅膀拍擊水面激起三千里的『波濤』，海面上急驟的『狂風』，盤旋而上直衝九萬里的高空，離開『北方的大海』，歷經『六個月』的時間方才停歇下來。」

春天「陽氣」發動，遠望野外「樹林沼澤間」，有蒸騰的「霧氣」上揚浮動，猶如「野馬」奔騰一般。低空裡沸沸揚揚的「塵埃」，那是「大自然」裡，各種「生物的氣息」，吹拂著在空中游盪。

天色蒼茫，這究竟是它原本的顏色呢？還是由於「無窮無盡」的高遠，而呈現出來的顏色呢？「大鵬鳥」在高空俯視「下界」，也如同「下界」視「天」，只見一片蒼蒼，不能分辨本來的顏色。

再說水匯積不深，它浮載「大船」就沒有力量。倒杯水在「庭堂」的「低窪處」，那麼小小的「芥草」，也可以當作「船」；而放置一個「杯子」，就擱淺不動了，因爲水太淺，而「船」太大

了。

「風」聚積的力量不雄厚，它托負巨大的「翅膀」，便力量不夠。所以，「大鵬鳥」高飛九萬里，「狂風」就在它的身下，然後方才憑藉「風力」飛行，背負青天而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止它了，然後才能飛到南方去。

「寒蟬」與「小灰雀」譏笑「大鵬鳥」說：「我從地面急速起飛，能衝上『榆樹、檀樹』的枝頭，有的時候還飛不到，而落在地上，爲什麼要到九萬里的高空，而飛向南海呢？」

到迷茫的郊野去，帶上三餐就可以往返，肚子還是飽飽的；到百里之外去，要用一整夜時間準備乾糧；到千里之外去，則需要花二個月的時間準備糧食。這兩隻小鳥又怎麼能夠理解呢？

「才智小的」不能理解「才智大的」，「壽命短的」不能理解「壽命長的」。怎麼知道是這樣的呢？清晨的「菌類」，不會懂得什麼是「晦朔（早晚）」；「寒蟬」「春天」生「秋天」死，也不會懂得什麼是「春天」和「秋天」，這就是「短壽」。

「楚國」南邊有一隻叫做「冥靈」的「大龜」，它把「五百年」當作「春天」，把「五百年」當作「秋天」；上古有一棵叫做「大椿（ㄉㄞˋㄨㄣˊ）」的古樹，它把「八千年」當作「春天」，把「八千年」當作「秋天」，這就是「長壽」。而只活了「八百歲」的「彭祖」，卻以「長壽」聞名，所有希望「長壽」的人，往往拿他來做比較，這不令人悲哀嗎？

（「彭祖」是「堯」的臣子「鑣鏗（ㄌㄧˊㄇㄠˊㄎㄥˊ）」。「陸終氏」第三子，「帝顓頊（ㄉㄧˊㄙㄨㄣˊㄒㄩˊ）」之孫，歷經「虞夏」至「商」，相傳活了七、八百歲。因封於「彭城」，故稱爲「彭祖」，後世用以比喻「長壽」。）



第二部分，緊接著承接第一部分進一步闡述，說明「無己」是擺脫各種「束縛」和「依憑」的唯一途徑，只要真正做到「忘掉自己、忘掉一切」，就夠能達到「逍遙」的境界，也只有「無己」的人，才是「精神境界」最高的人。

「商湯」問賢大夫「棘（棘）」的話，有這樣的記載：「在那草木不生的北方，有一個很深的大海，那就是『天池』。那裡有一種『魚』，它的『脊背』有好幾千里，沒有人能夠知道它有多長，它的名字叫做『鯢』。有一種『鳥』，它的名字叫『鵬』，它的『脊背』像座『大山』，展開雙翅就像垂於天際的『雲』，憑藉著自下而上的『旋風』，飛上九萬里的高空，穿過雲氣，背負青天，然後向南飛往『南海』」。

『斥鴳（斥鴳，一種生活中草澤中的小雀）』譏笑它說：『它打算飛到哪兒去？我奮力跳起來往上飛，不過幾丈高就落了下來，盤旋於蓬蒿叢中，這也是我飛翔的極限了。而它打算飛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』這就是「小與大」的不同了。

所以，「才智」可以擔任某一種官職，「行為」可以符合某一個「地方人民」的期望，「德行」可以符合某一位「國君」的要求，「能力」可以取信於「一國之民」，他們對自己的「看法」也是如此，而「宋榮子（宋國的道家賢人）」卻譏笑他們。

「世上的人們」都讚譽「宋榮子（宋國的道家賢人）」，他不會因此「越發努力」，「世上的人們」都批評他，他也不會因此而「更加沮喪」。嚴守「自我」與「外物（身外之物。多指利欲功名之類。）」之間的「分別」，辨別「榮與辱」的界限，「宋榮子」就是這樣的超脫。「宋榮子」對於整個社會，從來不急急忙忙地去追求什麼。雖然如此，他還是未能達到最高的境界，仍然未能樹立「至

德（最高的道德）」。

「列子（鄭國人，名叫列禦寇，戰國時代前期道家的代表人物。）」乘風而行，樣子很輕妙，半個月後便回來。他對於那些「祈求幸福」的行爲，從來就沒有當做一回事。雖然，能夠避免「步行」的勞苦，然而仍有所「憑藉」和「依賴」。

如果能夠順應「天地萬物」的「本性」，順著「六氣（陰、陽、風、雨、晦、明）」的變化，遨遊於無窮盡的世界裡，那還有什麼可以憑藉的呢！因此說，「道德修養」高尚的「至人（指古時具有很高的道德修養，超脫世俗，順應自然而長壽的人）」能夠達到「忘我（超乎自我）」的境界，「精神世界」完全超脫「物外」的「神人（神仙，泛指修鍊得道的人。）」心目中沒有「功名」和「事業」，「思想修養」臻於完美的「聖人（有完美品德的人）」從不去追求「名譽」和「地位」。

「許由」是古代傳說中的「高士（品德高尚而隱居不仕的君子）」，字「仲武」，潁川人。相傳「堯」要讓「天下」給他，他不接受而逃走，隱於「箕山」。

「堯」打算把「天下」讓給「許由」，說：「『太陽』和『月亮』都已經升起來了，可是小小的『炬火』還在燃燒不熄，它想爲日月增添光亮，不是很難嗎？『時雨（按時令季節及時降下的雨）』及時降落了，可是還在不停地進行『人工灌溉』，這對於整個『大地』的潤澤，不顯得徒勞嗎？『先生』如能居於『國君』之位，『天下』一定會獲得大治，可是我還空居其位；我自己越看越覺得能力不夠，請允許我把『天下』交給你。」

「許由」回答說：「你治理『天下』，『天下』已經獲得了大治，而我卻還要去替代你，我是爲了『名聲』嗎？『名』是『實』所衍生出來的『次要東西』，我將去追求這個『次要的東西』嗎？



『鷦鷯（リ一ムカ一ム）』在森林中築巢，不過占用一棵樹枝；『鼯（一マ）鼠』到大河邊飲水，不過喝滿肚子。你還是打消念頭回去吧，『天下』對於我來說沒有什麼用處啊！『廚師』即使不下廚，『祭祀主持人』也不會『越俎代庖』的！』

■成語：「越俎（マ）代庖（ム）」

◆出處：《莊子·逍遙遊》

◆原文：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

◆解釋：「越」：跨過；「俎（マ）」：古代祭祀時擺祭品的禮器；「庖（ム）」：廚師。

「主祭的人」跨過禮器，去代替「廚師」辦席。比喻超出自己業務範圍去處理別人所管的事。

「肩吾」和「連叔」，舊說皆為「有道之人」，是古時的賢人。其實是「莊子」爲了表達的需要，而虛構的人物。

「肩吾」向「連叔」求教：「我從『楚國』的隱士『接輿』那裡聽到談話，大話連篇不著邊際，一說下去就回不到原來的話題上。我十分驚恐他的言談，就好像天上的『銀河』沒有邊際，跟一般人的言談差異甚遠，確實是太不近情理了。」

「連叔」問：「他說了些什麼呢？」

「肩吾」轉述道：「在遙遠的『姑射山』上，住著一位『神人』，皮膚潤白像『冰雪』，體態柔美如『處女』，不食五穀，吸清風，飲甘露，乘雲氣，駕飛龍，遨遊於『四海』之外。他的神情是那麼專注，使得『世間萬物』不受病害，年年五穀豐登。我認為這全是虛妄之言，一點也不可信。」

「連叔」聽後說：「是呀！對於『瞎子』無法同他們欣賞『花紋』和『色彩』，對於『聾子』無

法同他們聆聽『鐘鼓的樂聲』。難道只是『形骸』上，有『聾與瞎』嗎？『思想』上也有『聾和瞎』啊！

這話似乎就是說你『肩吾』啊！那位『神人』，他的『德行』，與『萬事萬物』混同一起，以此求得整個『天下』的治理，誰還會忙忙碌碌，把『管理天下』當成一回事呢？

那樣的人啊！『外物（身外之物。多指利欲功名之類。）』沒有什麼能夠傷害他，『滔天的大水』不能淹沒他，『天下大旱』使『金石』熔化，『土山』焦裂，他也不感到灼熱。他所留下的『塵埃』，以及『不良穀糠（稻、麥、穀子等的子實所脫落的殼或皮）』之類的廢物，也可以造就出像『堯舜』那樣的『聖賢人君』來，他怎麼會把忙著『管理萬物』，當作自己的責任呢！

北方的『宋國』，有人販賣『帽子』到南方的『越國』，『越國人』不蓄頭髮，滿身刺著花紋，沒什麼地方用得著『帽子』。『堯』治理好天下的百姓，安定了海內的政局，到『姑射山』上，『汾水』的北面，去拜見四位得道的高士（指王倪、啮缺、被衣、許由四人，實為虛構的人物。），不禁悵然若失，忘記了自己居於治理天下的地位。」

第三部分，論述什麼是「有用」和「無用」，說明不能「為物所滯」，要把「無用」當作「有用」。「世俗之人」都受困於「有用」和「無用」的刻板思考，反而無法見到生命的真實樣貌，彰顯生命的「大用」。

「惠子」對「莊子」說：「『魏王』送我『大葫蘆種子』，我將它培植起來後，結出的果實有五石容積。用『大葫蘆』去盛『水漿』，可是它的堅固程度承受不了水的壓力，不能拿舉起來。把它剖開做『瓢』，也太大了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放得下。這個『葫蘆』不是不大呀，我因為它沒有什麼用



處，而砸爛了它。」

「莊子」說：「『先生』實在是不善於使用『大東西』啊！『宋國』有一戶善於調製『不會凍傷手的藥物』的人家，世世代代以『漂洗絲絮』為職業。有個『遊客』聽說了這件事，願意用百金的高價，收買他的『藥方』。」

全家人聚集在一起商量：『我們世世代代在河水里漂洗絲絮，所得不過數金，如今一下子就可賣得百金。還是把藥方賣給他吧。』

『遊客』得到『藥方』之後，便去游說『吳王』。正巧『越國』來犯，『吳王』派他統率部隊，冬天跟『越軍』在水上交戰，大敗『越軍』，『吳王』劃割土地封賞他。能使手『不會凍傷』，『藥方』是同樣的，有的人用它來獲得『封賞』，有的人卻只能靠它在水中『漂洗絲絮』，這是『使用的方法』不同。

如今，你有一個五石容積的『大葫蘆』，怎麼不考慮用它來製成『腰舟（浮囊）』，而浮游於『江湖』之上，卻擔憂『葫蘆』太大，無處可容？看來『先生』你還是見識淺薄，不能通曉大道理啊！」

「惠子」又對「莊子」說：「我有一棵『大樹』，人們都叫它『樗（ㄔㄨ，臭椿，一種高大的落葉喬木，但是木質粗劣，沒有用處。）』。它的樹幹彎曲，不符合『繩墨』取直的要求，它的樹枝捲曲，也不適應『圓規』和『角尺』取材的需要。雖然生長在道路旁，『木匠』連看都不看。現在你的言談，就像這棵『樗樹』一樣『大而無用』，大家都不願意聽你說。」

「莊子」說：「『先生』你沒看見過『野貓』和『黃鼠狼』嗎？低著身子匍伏於地，等待那些出

洞覓食或遊樂的『老鼠』。一會兒東，一會兒西，跳來跳去，一會兒高，一會兒低，上下竄越，不會想到落入『獵人』設下的『機關』，死於『獵網』之中。再有那『犛牛（ㄌㄧˊ，即犛牛）』，龐大的身體，就像天邊的雲；它的『本事』可大了，不過不能捕捉『老鼠』。

如今，你有這麼大的一棵樹，卻擔憂它沒有什麼用處，為什麼不把它種在什麼也沒有的地方，遼闊空曠的曠野上，自由自在地在樹旁悠遊，或者隨心所欲地睡在樹下。『大樹』不會遭到『刀斧』砍伐，也沒有什麼東西會去傷害它。雖然沒有派上什麼用場，可是哪裡又會有什麼困苦呢？」

（二）《內篇·齊物論第二》：

《齊物論》包含「齊物」與「齊論」兩個意思。「莊子」認為「世界萬物」，包括人的「品性」和「感情」，看起來是不同，歸根究底卻又是「齊一」的，這就是「齊物」。

「莊子」還認為人們的各種「看法」和「觀點」，看起來也是不同的，但是「世間萬物」既是「齊一」的，「言論」歸根究底也是「齊一」的，沒有所謂「是非」和「不同」，這就是「齊論」。「齊物」和「齊論」合在一起，便是本篇的主旨《齊物論》。

「莊子」透過《齊物論》，意圖消除人類對於「世俗價值」的「盲從」與「執著」，解開「儒家」和「墨家」的各種「是非對立」的學說論辯。

「莊子」看到了「客觀事物」的「對立區別」，但是出於「萬物一體」的觀點，他又認為這一切又都是「統一」的，「渾然一體」的，是沒有「區別」的。

「莊子」還認為各種「學派」的「辯論」，都是沒有價值的。因為，所有「辯論」的爭端，都來



自於人類「對自我的成見」，各學說都對其「終極價值」有所執著與預設，難以去除「己見」，根本無從建立論辯各方共同承認的前提，因而所有的「辯論」也無從解決任何「爭端」。

所以，「莊子」提倡透過「忘言忘辯」的方法，超越彼此的「是非對立」，依順著「萬物」天生的「自然」，達到「物形萬狀，道通爲一」的境界。

所謂「物形萬狀，道通爲一」是說，「人」和「物」看似相異，其實都是「道」的一種「物化」現象之一，只有消除人對外物（身外之物。多指利欲功名之類。）的「觀察方式」，人才能看到事物的「本真」，這一篇可說是「莊子思想」的「方法論」。

《齊物論》全文大體分成七個部分，簡述如下：

第一部分，描述「子綦（くゝ）」進入「無我」的境界，生動地描寫「大自然」的不同聲響，並且指出它們全都出於「風」自身。

「南郭子綦」靠著「几案（桌子；案桌）」而坐，仰首向天緩緩地吐著氣，那「離神去智」的樣子，好像「精神」脫出了「軀體」，進入了「忘我」的境界。

他的學生「顏成子遊（姓顏名偃，子遊爲字）」陪站在跟前說道：「這是怎麼啦？『形體』誠然可以使它像『乾枯的樹木』，『精神』和『思想』難道也可以使它像『死灰』那樣嗎？你今天靠著『几案』而坐，跟往昔靠著『几案』而坐的情景，大不一樣呢！」

「南郭子綦」回答說：「偃（一乃）！你這個問題，不是問得很好嗎？今天我是忘掉了『外在的自己』，你知道嗎？你聽見過『人籟（カヲ、人吹簫所發出的音響。籟，古代管樂器。一說即是排簫）』卻沒有聽見過『地籟（風吹大地的孔穴而發出的聲響）』，你即使聽見過『地籟』，卻沒有聽

見過『天籟』（自然界的聲音，物自然而然發出的聲音，如風聲、鳥聲、流水聲等。）』啊！」

「顏成子遊」問道：「我冒昧地請教它們的含意。」

「南郭子綦」解釋說道：「『大地』吐出的氣，名字叫『風』。『風』不發作則已，一旦發作，整個『大地』上數不清的『孔竅』，都怒吼起來。你獨獨沒有聽過那呼呼的『風聲』嗎？山陵上陡峭的『崢嶸』（形容山的高峻突兀）』，百圍大樹上無數的『竅孔』，有的像『鼻子』，有的像『嘴巴』，有的像『耳朵』，有的像『圓柱上插入橫木的方孔』，有的像『圈圍的柵欄』，有的像『舂米的臼窩』，有的像『深池』，有的像『淺池』。」

『風』吹這些『孔竅』發出聲響，像湍急的『流水聲』，像迅疾的『箭鏃聲』，像大聲的『呵叱聲』，像細細的『呼吸聲』，像『放聲叫喊』，像『哀鳴』，像『在山谷裡深沉迴盪』，像『鳥兒嚙啞的鳴叫』，真好像『前面』在『嗚嗚唱導』，『後面』在『呼呼隨和』，前呼後應。

『清風徐徐』時，就有『小小的和聲』，『長風呼呼』時，便有『大的反響』，迅猛的『暴風』突然停歇，萬般的『竅穴』也就『寂然無聲』。你難道不曾看見『風兒』過處，『萬物』隨風搖曳晃動的樣子嗎？」

「顏成子遊」又問道：「『地籟』是從『萬種竅穴』裡，發出的『風聲』，『人籟』是用『竹管』吹出的『樂聲』。請問『天籟』是什麼呢？」

「南郭子綦」解釋說：「『風』吹『竅孔』發出萬種不同的聲音，而使『竅孔』發聲的是『風自己』啊，這些『聲音』都是『風』造成的，『怒吼聲』除了『風聲』還有誰呢？『風聲』難道不就是『天籟』嗎？」

